

大家微语

求人与济人

□周莹

●从小就知道一句至理名言,它来自《增广贤文》:“求人需求英雄汉,济人应济急时无。”记得那时,用钢笔抄写多遍,全文都会背诵。

●真正的济人,是一种胸襟,也是一种见识,更是一种素养。很多人说的到却做不到,能够做到,方算得上“济人”。当他人有求于你时,请慷慨伸出温暖之手,给予关怀。不要随意为他人贴标签,也不要拿谁和谁去比较,更不要随意批判他人。贴标签是一种有意识的贬低,比较是一种不尊重的耻辱,批判是一种看不见的伤害。

●有人为了不求人,苛刻地要求自己样样精通,此举大可不必。拥有一项技能或拿手的本领,能够糊口,足矣,这样便能降低求人的几率,或许还有可能济人一把。深挖一口井比浅啄一百口井,见到的泉水更加清澈透亮。

●铭记一切值得铭记之事,包括求人时的恩情,济人时的温馨。

那些年 那些事儿

捎你一程

□佚名

很多年前,我读书的时候,因为汽车站离学校远,又没有接驳公交,为了省钱,我常常让客运司机在靠近学校的高速路旁停下,自己拦过路车回七公里外的学校,这样就可以省下一顿饭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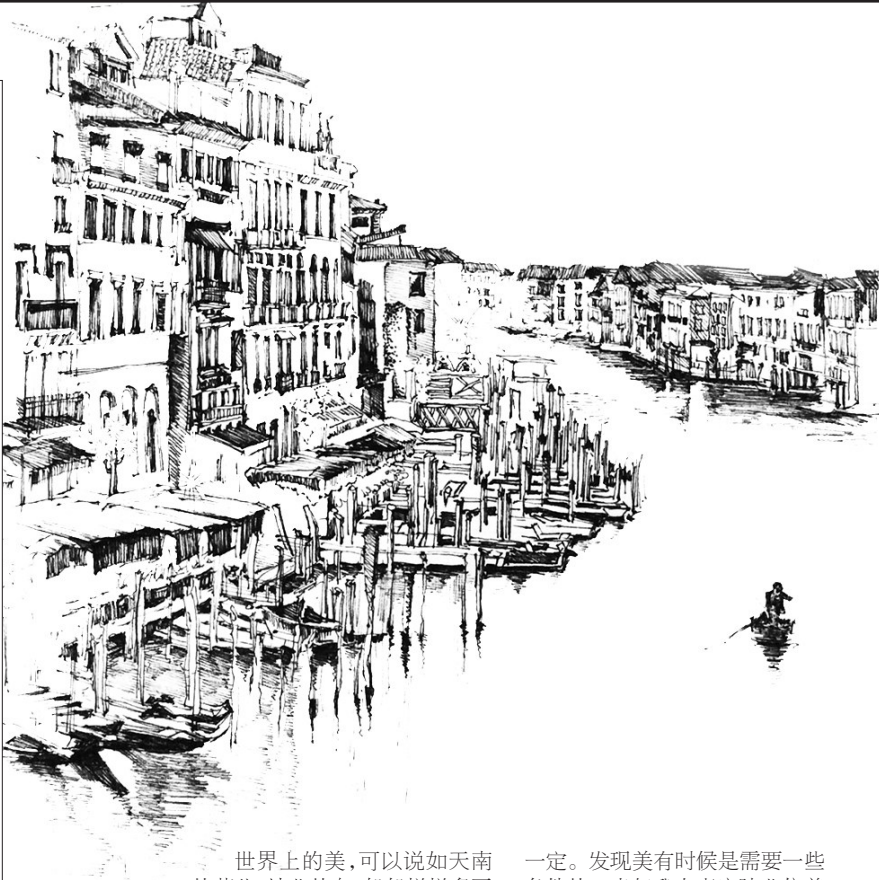
冬天,夜幕悄无声息地笼罩下来,路上的车越来越少,偶尔会有几辆摩托车风驰电掣般地疾驶而过。但我没有拦摩托车的勇气。好几位开摩托车的青年,还不怀好意地看我一眼,有的还吹一声调戏的口哨,而后嘻嘻笑着扬长而去。我紧紧攥着兜里带着父母体温和汗水的两百块生活费,心里念叨,此时此刻,如果有好心人把我送到学校,就算把这星期的生活费都讨去,我也心甘情愿。

等到接近九点,真的有一辆摩托车停下来,我却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。骑手是个年轻的男人,直截了当地问我:需要捎你一程吗?

不知是因为天冷,还是恐慌,我结结巴巴好一阵才吐出学校名字。等车开出一程后,我突然感觉有些不对劲,车好像在朝学校相反的方向行驶。我惊慌失措地大叫起来:“大哥,您是不是开错了方向?”陌生男人头也不回地大声道:“放心吧,没错的,是你搞错方向了!”我跨坐在他的背后,胆战心惊地端详那张粗糙冷硬的脸,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事实上,我清醒地意识到,即便他开错了方向,我一个弱女子,也毫无办法;如果他真的是一个坏人,我的反抗不仅起不到丝毫作用,反而会让情况变得更糟。

短短的十几分钟,我却像历经了十几年。终于看到学校大门的时候,我几乎激动地哭起来。他把我一直送到大门口,这才踩住刹车笑道:“怎么样,我没有骗你吧?”

我不好意思地低头掏出仅有的两百块钱,愧疚道:“真的谢谢你,不知道这些够不够?”男人突然哈哈大笑起来:“我若真的想要钱,一百倍你也得给啊,留着吧,以后别这么节俭,一个女孩子,很危险的。”看着他顶着一头雪花,朝着来时的方向疾驶而去,我的眼泪又一次落下来。



我们面前的美和美景

□刘成章

世界上的美,可以说如天南的花儿、地北的鸟,般般样样多了去了,无法尽数。可要把它们竖起来竖成雕塑,平铺下铺成画卷,化成字词化成诗,化成长篇小说,十分不易。即使是要从茫茫山河中,发现一处美景,同样也是不容易的。

那是因为,在这个世界上,平庸的眼睛太多了。平庸遮盖了美,一双平庸之目,即便看起来“美目盼兮”“明眸生辉”,也看不到美景。不是么?枝头春意,那些眼睛看不见;烟外晓寒,那些眼睛自然更看不见了。于是乎总是“天低吴楚,眼空无物”。甚至有人到了西湖边上,也道一声:“咳!这有什么看头!”这种人不折不扣的美盲。

对于这样的眼睛,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。俗话说,他眼里没水。什么是水呢?我看是灵魂,水汪汪的眼睛里汪着文化素养。

能够发现美的眼睛,总是与灵魂相连的。一个人,双眼再明亮,物象事象收纳进去,如果不把它搁在灵魂上,经过灵魂的激荡和变幻,仍然映不出美来。而若是一个敏感而有艺术悟性的人,即使眼睛不够明亮,甚或是一双盲眼,也可以神奇地发现并酿造出美来。例如瞎子阿炳,从他琴弦上颤悸出的《二泉映月》,硬是使整个江南都忧郁得让人断肠。再例如创作了《刘巧团圆》的陕北著名盲艺人韩起祥,亦复如此。我曾和韩起祥有过较多的接触。诗人玉果关于韩起祥曾写了一首别出心裁的诗,叫做《我赞美你的眼睛》。表面上看,阿炳的眼睛,韩起祥的眼睛,都是世界上最无神最昏暗的眼睛,但由于他们的眼睛连着最敏感的靈魂,他们的眼睛比明眼人更有灵性。

发现美的眼睛,要靠灵魂里的文化素养的支撑。一个长年操劳在山间的老农,虽然看见山是绿的,山上有绿树摇摆,但是山在他眼里,无非是里边藏着赖以活命的东西罢了。大概只有辛弃疾才能说出:“山前灯火欲黄昏,山头来去云。”“我看青山多妩媚,料青山看我应如是。”大概只有余光中才能说出:“问余何事栖碧山,笑而不答,山已经代我答了,其实山并未回答;是鸟代山答了;是虫,是松风代山答了。”

但也并非一个人有了丰盈的文化素养,就能发现美。那也不

一定。发现美有时候是需要一些条件的。当年我在老家陕北住着的时候,看陕北就像看阳光照下自己的影子一样,我觉得实在没什么好看的,不过如此。可是,有一日远离陕北了,长风几万里,隔着云和月,回眸一看,那牛,那羊,那老山疙瘩,样样都好像在诗中一样。我于是有了许多还可以咀嚼还可以保留的散文作品。是距离产生了迷茫,距离产生了想象,距离产生了美,距离产生了乡愁,乡愁如酒化腐朽为神奇。

发现美景,常常需要文化精英的参与。例如张家界,它自古就不是无人区,它那儿散布着许多古文化遗址和珍贵文物。在漫长的历史年代,那儿繁衍生息着汉、苗、土家等各族百姓。近代以来,仅那儿的张氏家族就有近千人。你能说他们就全都发现张家界的美吗?显然不是。但是,他们虽然发现了,他们却属于沉默的一族,因而主流社会不可能知道他们的“发现”。因而张家界便持续着亘古以来的冷清和寂寞。只是到了1979年末,由于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的偶然闯入——在那销魂的景色前,先生被惊得“啊呀”一声,这声音瞬间传导于大小媒体,大小媒体一阵接一阵地爆响。于是,这世界便知道中国有个魅力无穷仙境一般的景点张家界了。至此,张家界才算是被发现。所以,绝不能说凡人看见了美景感到了美,这里的美就算被“发现”了。

陕北永宁山古寨作为美景被“发现”,是更有意思的。从刘志丹在那儿领导闹革命,到全国解放,再到改革开放,时间够长的了,世间的人都换了好几茬子了;可直到近几年,人们才愕然发现,原来,刘志丹当年双脚踩着的永宁山古寨,却是一处景色奇秀的绝美景点。于是,这儿瞬间成了陕北的一个具有强大诱惑力的风景名胜,倘问:为什么多年发现不了?陕北民歌有云:“骑白马,挎洋枪,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粮。有心回家看姑娘,呼嗨呀,打日本来顾不上。”永宁古寨本来是一个绝色的姑娘,可是前些年的人们竟然忙得顾不上静下心来,用审美的目光去仔细品味她,发现她的美质。这恐怕是一个主要原因。

这些石头不要钱

□张晓风

朋友住在郊区,我许久没去他家了。有一天,天气极好,我在山径上开车,竟与他的车不期而遇。他正拿着相机打算去拍满山的“五节芒”,可惜没碰上如意的景,倒是把我这个成天“无事情”的朋友给带回家去吃饭了。

几年没来,没料到他家“焕然一新”。空荡荡的大院子里如今有好多棵移来的百年老茄冬,树下又横卧着水牛似的石头,可供饱饭之人入睡一觉的那种大石头。

我嫉妒得眼珠都要发红了,想想自己每天被油烟呛得要死,他们却在此与百年老树共呼吸,与万载巨石同座席。“这些石头,这些树,要花多少钱?”“这些吗?怎么说呢?”朋友的妻笑起来,“这些等于不要钱。”

石头是人家挖土,挖出来的,放在一边,我们花了几包烟几瓶酒就换来了。树呢,也是,都是人家不要的。我们今天不收,它明天就要被人拿去当柴烧。我们看了不忍心,只好买下来救它一命。”看来他们夫妇在办老树收容所了。“怎么搬来的?”“哈,那就不得了啦!搬树搬石头可花了大钱呢!”真不公平,石头不要钱,搬石头的却大把收钱。我忽然明白了,凡是造物主造的,都不要钱,白云不以斗量求售,浪花不用计码应市。但只要碰到人力,你就得给钱。水本身不要钱,但从水龙头出来的水却需要按度收费。玉兰花不要钱,把花采好提在花篮里卖就要钱了。

如果造物主也要收费呢?如果他要收设计费和开模费呢?果真如此,只要一天活下来,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变得赤贫,还不到黄昏,我们已经买不起下一口空气了。

我躺在这不属于我的院子里,在一块不经由我买来的石头上,于一个不由我设计的浮生半日,享受这不须付费的秋日阳光。

尝鲜豌豆尖

□徐新

豌豆尖也叫豌豆苗,就是枝蔓上那最嫩最绿的尖端。寒露时节是豌豆的播种时节,所以豌豆尖大部分时间生长在冬天。严冬腊月,田野里的豌豆却精神抖擞,它既无病虫害之忧,也无农药之扰,是地道的纯天然无污染绿色食品。

虽然豌豆尖在冬天也有,但它始终没有春天那么水嫩。春风吹过大地的时候,这些青青的豌豆尖再次茁壮成长,这时的豌豆尖儿长得更是惹人喜欢,叶子清澈通透如翡翠薄片,茎上抽出的纤细蜿蜒的嫩须隐约可见,迎风轻颤。选好合适的长度,轻轻一掐,脆嫩嫩的那一段就到了手里。儿时也曾跟着父母去掐豌豆尖,以为被掐了尖的豌豆会活不成,没想到在春雨的滋润下,那柔弱的低伏的苗就迅速疯长了起来,如此看来,柔弱的豌豆永远保持着“发芽的心情”。

豌豆尖的食用历史极为悠久,在两千多年前的《诗经》中就有记载,“采薇采薇,薇亦柔止。”(《小雅·采薇》)薇,野豌豆苗也,将这鲜嫩的野豌豆苗一把把采回家,就成了古人餐桌上的美味。古书中也称豌豆苗为“巢菜”或“元修菜”,据说这些名字都与知味者苏东坡有关。当年苏东坡被贬黄州想吃家乡的豌豆尖,便托好友巢谷(字元修)从蜀地带来种子。苏东坡就在黄州种上了豌豆尖,吃到了家乡菜。为了表示对朋友巢谷的感谢,苏东坡就给豌豆尖起名“巢菜”,又作《元修菜》诗一首:“彼美君家菜,铺田绿茸茸。豆荚圆且小,槐芽细而丰。种之秋雨后,擢秀繁霜中。欲花而未芽,一如青虫。”诗句极为形象细致地描写了巢菜的形状及其生长过程,于是“巢菜”和“元修菜”就名扬天下了。

又到了明媚的春天,乡野上那一丛丛青绿自然而然又勾起了我的口腹之欲,尝一口那绿油油、嫩生生的豌豆尖,仿佛把一个清新的春天都吃进了胃里……

